

鸟 窝

一道沧桑的身影,拱卧于闹市。桥下没有流水,却比流水更湍急——疾驶的火车几分钟就是一列;桥上则是穿梭不息的汽车与熙攘的人流。

两排槐树被强摁在桥侧的混凝土里,任凭它们的根怎么突围,也无法触及苍厚大地——它们使我想起命运。

对,命运。

桥上的树用了几十年的光阴,将自己修炼成城市的盆景。即便这样的高度,还是高过目光——也许,那些匆匆赶路的人们,已经不习惯于抬头仰望了。

这是一个遵循减法的季节。某夜,我打桥上走过,无意中发现每一个树冠上都坐着一只拳拳的鸟窝,像一只只斟满酒的酒盅,注满了月光。

一座人的城,由此而平添了几分生动。

草 蜂

冷霜于不远不近处窥伺着,欲来未来。来的是草蜂。它们已经从大化中嗅到了一种迫近的危险,纷纷退出江湖,似一群惊魂不定的难民,从四面八方逃进村庄。

古人和今人一样,喜欢在入伏后吹着晚风,抬头仰望北斗星。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,主管文运,古代士子中状元时便称“一举夺魁”,而农历的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,因此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,常会在七夕这天晚上祭拜魁星,以求保佑自己旗开得胜金榜得中。

读书人身无长物,唯有诗书润身。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,晒书则是节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入伏后天干物燥,七夕这天天门洞开,古人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刻,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,文人士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,摊在阳光下曝晒,以达到驱虫的目的。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《穆天子传》中有“天子东游,次于雀梁,曝蠹书于羽陵”的记载。东汉崔寔在其所著《四民月令》中云: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及衣裳,不蠹。”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,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,魏晋时期,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。而明代陶宗仪“曝书偶忘今朝是,乞巧欣逢此夕临”、清代乾隆皇帝“正当复七日……曝书宜”的诗句,则是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与写照。

毫无疑问,晒书本身是极其环保的护书方式,尤其是南方地区,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,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,对于嗜书如命的人来讲,书籍发黄脱墨甚至霉烂长虫,简直是“灭顶之灾”。北宋时期,晒书行动更

那一溜茅檐,被它们视为最后的避难所。

檐草已经腐朽,在冷雨后的阳光下,散发着缥缈的蜃气,混合着经年的烟火气息。藏纳在腐草里的雨水,一滴、一滴地沥下来,在草尖上集聚、变大,最后“嗒”地摔在檐下的阶石上,碎裂、飞溅,氤氲成一片迷离幻境。

此时的草蜂已失去杀伤力,它们的武装也已被看不见的手收缴,在檐草上乱撞一气,徒然哀鸣着,抑或是诅咒吧。

檐滴清脆而响亮,像秋天祭出的一滴滴怀柔的泪。

年年岁岁,小窗幽处听蜂衙,我直将青丝听成了白发。

喜 鹊

该走的鸟都走了,麻雀和喜鹊却留了下来。

寒冷与寂寥主宰的冬天,是自然界中戒律最严苛的宗教,它的经文是用寒风、严霜、冷雨和冰雪写就的,其凌厉的锋芒闪着寒光,你读或不读,受或不受,它就摆在那里。

可偏偏就被喜鹊读成了欢喜。

那双喜鹊常年栖息在我家门前的那棵豆梨树上,当一场旷世的雪落下,它们喜不自禁,在村

是发展为官德辅书会这样的文人集会,其时国子监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,每年七夕前后会晒晾书籍,以祛除潮气,防霉防蠹,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。

宋代的官办晒书会,几乎云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。有关晒书会的盛况,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,据南宋洪迈《容斋四笔》、南宋陈骥《南宋馆阁录》等书记载,宋高宗绍兴、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,都组织有“晒书会”这样的文化活动。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,临安府具体承办,多在农历七月的五、六、七三日举行。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,气候潮湿,因此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。“馆阁晒书会”的层次比较高,展品不乏稀世珍品,能参会的大多是官员名流,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,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。一年一度的晒书会,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。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,七夕晒书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,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。

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的浊气,仅止于晒学问,倒也无可厚非,晒学问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交流。南朝刘义庆所著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:西晋时期,七月初七这天,当地乡绅纷纷晒衣炫富,各种皮裘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下。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,

W

月光城 散文

微茫之物

许俊文

S

月光城 随笔

书卷多情似古人

陈泽来

庄里飞来飞去,俨然是一对精灵。

“喳”,掠过屋脊。

“喳”,又射向竹篱。

轻盈,迅捷,喜庆。

其中的一只飞落在横斜于溪畔的梅枝上。在它立足未稳之际,另一只也飞了过来,细细的梅枝似乎承受不了双雀之重,一阵乱颤,便将昨夜落在枝条上的白雪簌簌地抖落下来,露出一粒粒猩红的花朵,仿若灰烬下的火种。

喜鹊的叫声因有了白雪和红梅的映衬,愈发地清越、欢快,洋溢着派欢天喜地的气氛,那是在其他节气里,我所看不到的祥和景象。

寒冬因此变得如此可爱。

蛇

乡村有着海量的包容性,它除了包容人们赖以生存的庄稼、牛羊、鸡鸭、猪狗,也包容那些麻烦制造者,如爱偷鸡的黄鼬,打家窃舍的土狼,见了花生和红薯就乱拱一气的猪獾。

当然也包括蛇。

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生活,已经多年不见蛇的身影了。今年清明时节,朋友约我去一个叫桃坡的地方采野菜,当时给我的感觉,那从寒冷北方南下

的风,掠过广袤的中原大地,跨过黄河、淮河和长江,抵达江南就柔软得似一匹水绸了,泥土暄软,草木萌芽,连石头的表情也不再冷漠,那些蛰伏于泥土下的小生灵,服下春雨的灵丹之后,一个个睁开惺忪的睡眼。

蛇也苏醒了。

那天我正行走走在一条富有弹性的土埂上,说实话,我早已忘掉了蛇。不期然间,我与一条蛇窄路相逢。那条蛇仿佛才从土穴中刚钻出来,鳞片上还粘着土屑,此时它正慵懒地躺在暖融融的阳光下蜕皮,几只身体瘦弱的青蛙在它的眼前跳来跳去,它也懒得多看一眼。

面对一条毫无抵抗力的蛇,我没有选择“见蛇不打三分罪”的做法,就像苏联卫国战争影片中那个不朝正在拉屎的德军士兵开枪的苏兵,我轻轻地从蛇身上跨过去,并走开。

土埂细如草绳/两边的水田里/去年的稻茬开始腐败/几只刚还魂的青蛙/在大声呼唤爱情/田野寂静/无处不在的阳光/一点都没有浪费/包括那条躺在土埂上的水蛇/比我更会享受春天。

这大概就是春天值得一切都热爱它的理由吧!

人所见,感其精神,遂将此山命名为“曝书山”。

清代藏书家孙庆增人为“曝书须在伏天,秋初亦可”,清末民初的藏书家叶德辉在《观古堂藏书十约·收藏》中明确指出:“古人以七夕曝书,其法亦未尽善。南方七月正值炎熏,烈日曝书,一嫌过于枯燥,一恐暴雨时至,骤不及防;且朝曝夕收,其热非隔夕不退,若竟收放橱内,数日热力不消。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,时正收敛,且有西风应节,藉可杀虫。南北地气不同,是不可不辨者也。”可见古代藏书家对于七夕晒书这一习俗,亦存在着一定争议。

在农历的诸多节日中,七夕晒书无疑是最别致、最有文化、最指人心的的那一个。在这个碎片化信息时代,书橱中的书籍早已蒙了一层薄尘,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,“晒书”一词已经不再是原本的“曝晒”之意,而成为网络上常见的“嘚瑟显摆”。人们习惯了在微信、抖音、脸上晒美食晒旅行的行为,七夕晒书的癖好至少说明,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里,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一份渴慕和敬畏。无论我们身处任何时代,书籍永远是引领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,唯有阅读,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,能让我们孤寂的灵魂闪闪发光。